

〈夜間巡狩的風〉

這雨說下就下，天邊，不時還扣著陣陣響雷，騎在路上，莫不讓人膽戰心驚，簡直在和老天爺搏命。阿祥將機車擱在廟埕前，雙手合十，恭敬地向門神行了個鞠躬禮，儘管廟門仍關閉著，但這禮數，他尚且記得。

近廟欺神，沒想到，這回，竟是為了躲雨而來造訪，說來還真有點羞慚。

好久沒來城隍廟了。

倚著梁柱，阿祥就地坐在廟簷下滑起手機消磨時間，梁柱後方的牆邊貼著一張海報，海報被強風掀起了一角，他以眼角餘光迅速刷過了幾行字：

「……城隍夜巡活動謹訂於農曆八月一日(國曆 8 月 30 日)星期五下午 14 時準時起駕，本活動公開徵選以下義工……」

這時，一台重機轟地一聲疾行颯過廟前，奪走阿祥目光，路面光影朝阿祥雙眼飛濺，他抬起手擋了擋，卻意外地讓手臂上的舊傷疤顯露出來。才意識到，自己身上，孤單和時間的距離居然可以是平行的。

街邊號誌燈，許是被方才的落雷所震壞，僅剩紅綠兩色交錯閃爍著，反光倒映在潮濕路面上，迤邐成一片耀眼的繁星，讓這一個溼透的清晨夜晚了起來。

籠罩大地的烏雲仍未散去。

天色該亮而未亮，望向街邊，眼下，阿祥竟有種說不出的既視感。過去，曾屬於自己的那個夢想國度，如今，早已成了死灰，在歲月裡消散殆盡，或許，也沒有人想再提起。

雷霆依然閃動，阿祥怔忡地注視著它的動靜，神情裡寫滿了這一生許多的不願，像是一種挑釁，創傷過後的反動。他無法理解，只是，無法理解的事太多了，多到讓自己選擇了逃避。

門神不動如山，靜護在燭紅的門板上，祂們神情肅穆，眼睛張的如拳頭般大，像在窺視阿祥的每一個起心動念，恫嚇力十足。小時曾聽阿嬤說，入夜後，當廟門關起那一刻，城隍廟內，常會傳來陣陣哀號聲，長輩們都告誡小孩子晚上沒事別往廟那邊跑。阿嬤又說，城隍爺會在深夜審訊滯留人世間的未歸遊魂，或嚴刑或拷打，該受罰的，沒有一個逃得過。

所有帶罪的遊魂，必須等到背負的罪責全都「清零」時，才能獲得投胎轉世的機會。

「然後呢，然後呢……」

那時，年幼的阿祥聽得相當入戲，臉上的表情是又驚又奇，他不斷追問，有種欲罷不能的態勢。只是，阿嬤疼孫，擔心小孩子接觸多了這類十八禁的鄉野奇談後會不小心沖煞到，當下，只輕描淡寫地回阿祥說：「你愛較乖咧！千萬毋通做歹代誌，若無，七爺八爺是會託夢來共你掠走喔……」

城隍夜審一說，讓小阿祥著實安分了好一段時日。然而，記憶的保鮮期有時消退的很快。長大後的阿祥，似乎已將阿嬤的叮嚀分裝拆解，偶有走心時，才勉強想起曾有過這麼一段故事。

端詳著廟宇的格局雕繪，阿祥甚至不敢將目光再往後放，他很清楚，城隍爺正坐等在廟內，祂早已看透自己內心的惶恐與心虛。

雨水叮叮咚咚落在廟埕兩側住家鐵皮上，宛如一場即興打擊樂。阿祥索性擱下所有內心戲，放空情緒，靜靜聆聽著這一長串輕快俏皮的旋律，在有雨的清晨，眾神眼皮下，讓這難得的淨澈空氣，多少能洗滌些沾染在自己身上，以及心靈的那一片片汙泥。

雨勢來得急去得也快，天空那片惱人的烏雲正緩步往更北方飄移。

廟旁，幾個避雨等著擺攤的小販趁雨勢歇緩之際，趕緊將所有貨品，大包小包地往東市場塞去，有得忙了。



「我回來了。」阿祥叫了小彤。

接受了一場雷電驟雨的洗禮後，阿祥總算平安回到早餐店，他看見小彤背對著自己正在洗菜。小彤瞧見他一身狼狽樣，趕緊拿了條乾毛巾走出櫃檯。

「還說沒淋到雨！真被你打敗了，是有多愛回來上班啊？剛剛打雷又下雨的，路況那麼差，就是想叫你先別急著出門，晚點過來也不會怎樣，我一個人能還應付。」小彤嘴裡碎念著阿祥，人也沒閒著。她快步走往樓上後隨即下樓。

「喏，吹風機，小心別感冒了。」阿祥隱隱感受到一陣暖心，小彤向來都是如此。阿祥紅著臉，一臉焦急地向小彤解釋說：「歹勢啦小彤姊！想說都已經來到市區了，如果再往回騎，不是很奇怪嗎？」

「欸，沒在怪你啦！既然回來了，不然，待會小黃瓜就幫我切一切拿去醃吧。還有，記得把濕掉的褲子換一換啊，也不怕著涼……」小彤老媽子般地，使喚著阿祥這邊來那邊去，根本當他是自己的小孩，阿祥也不覺得彆扭。

早餐店開業時阿祥就已經在這，算是創店元老。最初，是因為沒工作而過來幫忙，結果這一待，就過了四、五年，連他自己也沒料到。阿祥老家在海口，一開始，他都是每天騎機車兩地往返，路途雖遠，但工作狀況還算正常。

儘管如此，這卻不是長遠之計。

前不久，小彤買房、換了新店面，樓上多了幾間房，想想，與其空著蒙灰塵，不如挪出一間租給阿祥，不僅安全有保障，也能免去舟車勞頓之苦。至於旁人要怎麼看怎麼想？她完全不在意。

於是，阿祥從善如流，接受了小彤的好意。

「阿祥，你可以和我一起報名這個嗎？」

小彤突然湊過來，把阿祥嚇一跳，正專注切小黃瓜的手也因此亂了節奏，差點見紅，幸好沒事，不然店裡的三明治就要加料了。

「妳說什麼？」阿祥在圍裙上擦擦手後轉頭看，小彤這才會意過來，隨即放低著身，將手機上的畫面送入阿祥眼裡。

「就是這個。」小彤指著螢幕，她想去參加「城隍夜巡」的夯枷活動。

「夯枷？」阿祥腦中閃過一個畫面，就在城隍廟躲雨的不久前。

小彤興致勃勃，她說，無論如何，今年一定得報上。

過去，阿祥偶爾也從別人轉發的訊息裡瞥過類似的動態，但他從來沒在乎過，應該說，阿祥當時還沒學會什麼叫做「在乎」。

查了查資料，阿祥終於搞懂。

「夜巡」，基本上就是種消災解厄的儀式，其中，也充滿著象徵意義。一群想懺悔、祈福的信眾，都去參加廟的繞境遊行，戴上紙枷，表示自己是罪人。

小彤跟罪人怎麼會扯上關係呢？她在阿祥心裡，可是個扎扎实實的大好人呢。要不是小彤大發善心收留阿祥，讓他在早餐店穩定下來，要不然，阿祥此時可能還跟遊魂一樣，在外面遊蕩，渾渾噩噩地度日子呢。

「小彤姊，妳……怎麼想去夯枷啊？」阿祥窺探她的表情，小心翼翼地問出內心最困惑的疑問。

不知為何？小彤一直沒有回答。阿祥隔著空氣和她互視了好幾秒，他意識到自己似乎是逾越分寸了。

為了轉移焦點，阿祥試著想開口讓小彤不用對自己多解釋。

畢竟，不管兩人的相處再怎麼好，也不過是雇主跟店員之間的關係而已，平常嘻嘻笑笑就罷，有些事，是不能隨便挖的。

「就……我以前……有過小孩；嗯……其實，也不全是這理由啦，反正……」
小彤支吾其詞說的含糊，且語帶保留，阿祥嗯了一聲，表示自己聽到她說的了。

此時，小彤臉上的笑容有點僵硬，而且還很刻意。阿祥持續盯著她看，手無意識地把剛剛切好的小黃瓜片全丟進塑膠盒裡，想也沒想，連醃漬的調味料都忘了放。

或許仍未做好心理準備。小彤像是使盡力氣，想把這句話用開朗的口氣擠出來，但她的演技顯然不夠純熟。

那時，阿祥感覺手指被刺了一下，鋒利的疼痛，一瞬間從手指末端連結神經到身體深處，阿祥終究還是被劃傷了——就在剛剛，一道細長的刀傷，宛如隙縫，很小，小到讓人察覺不出，但一碰到鹽水，它就急著張顯自己的存在。

「好痛喔！」阿祥把手抽出來，趕緊將小黃瓜拿去重新處理，只是，小彤似乎沒發覺阿祥劃破皮肉的痛。

「老闆娘！」

「欸，來了……」

這一聲，終於將小彤喚回現實。

看到結伴而來的學生上門，小彤馬上恢復成原來的表情。成年人都是這樣的，用裝忙，掩飾所有的尷尬與不自在。



「吶，陪小彤姊一起去好不好啦？說實在的，我以前就很想參加夜巡，只是一直沒勇氣。就當成是多個伴，也好相互照應啊。」

送走今天最後一組客人後，小彤總算清閒下來，她這回直接用撒嬌的語氣拜託阿祥。

「既然妳都這麼說了，那……好吧，就當成跟風、長點見識也不錯啊。」阿祥看著手上無人發現的傷口，嘆著氣，答應她。

年約四十的小彤，有著一張令女性們羨慕的童顏，她個性溫柔、善解人意，店裡的熟客，多半是被小彤的魅力所吸引而來。

只是，她的撒嬌並不足以讓阿祥聯想到什麼。對於一個把阿祥撈上岸的恩人來說，小彤散發出的慈愛光輝，遠大於皮相的美麗。

摸著不同於菜刀輕劃到、幾乎不可見的割傷，阿祥手臂上那深刻的疤痕，更加可怖。

那是阿祥摔落地面，機車零件破碎，往自己身上砸來，零件與地面夾著阿祥，用力割裂留下的空洞。身體會自癒的，但好得很慢，血肉緩緩長回來總也長不齊全，留下凹凹凸凸的大疤。

國中一畢業，阿祥就和好友一起念職校，本以為選了自己有興趣的科目，就可以擺脫那繁複又無聊的讀書生涯，沒想到一切都是一場大夢。汽修科的老師不停告訴他們業界真相，說得口沫橫飛，那些不合理的荒謬案例，都像他口中的迷途場景，蠱惑著涉世未深的新鮮人，義無反顧的投入，然後被壓榨所有的體力和青春，成為業主說一不二的工具人。

阿祥以為學校就是教給他們原本不懂的事情，老師殘忍又無奈的笑道：「對啊，我早就跟你們講過了，要勇於認清社會的現實——你們若還裝作不懂、不相信，以後要是吃了虧，千萬別回來怪我啊。」

本來篤定的阿祥開始動搖，熱情在接連不斷的作業中逐日消失。

「要不要跟我們騎車去兜風？」好友傳訊息問阿祥。

同樣是汽修科的國中同學一直夢想有間自己的車行，阿祥知道他最近常翹課，躲在家裡自行摸索機車。

原先，阿祥還有些猶豫，遲遲無法下決定，但和好友出門過一次後，他就愛上了那種飆速的感覺。

夜間的街道，滿溢的人群不知消失到哪去？寬敞的柏油路是他們專屬的賽道，輕輕催動油門，就可以感受到掌心下車子的顫動。轟轟的引擎聲是它的心臟，朋友改車的功夫算是精湛，車子時速可以在幾秒內飛快飆升。

當然，阿祥也曾經擔心過車子這樣改造過，是否會影響安全性？

好友這時候對阿祥露出鄙夷且不耐煩的表情——「拜託，我什麼人你不知道？改車小王子耶，頂港有名聲，下港有出名，不相信去探聽看看。你怕就算了，改過的車我自己也在騎啊，安不安全難道會不知道嗎？」

不知道嗎？

阿祥琢磨著，知不知道自己安全與否，對那時候的他們來說，並非最重要的問題。比起安全，他們更在乎的是其他命題——寂寞與失望、發洩和叫喊。

找不到適合位置的人們，發現機車坐墊坐起來多麼彈性舒適，你坐在上面，催下油門就可以飛，就可以飛向任何地方。

無數個夜晚，子夜時分，車隊每每從台一線往南出發，他們引燃了一個不甘寂寞的夜。

穿過無人的糖廠，穿過高鐵橋下的陰影，漆黑的夜被一盞盞車燈照亮成白日，所經之處，無一不是他們內心所渴望的國度。引擎聲轟轟地震破天際，天色愈晚他們情緒就愈高亢，有人邊騎邊吶喊，有人沿路丟用鞭炮，這一刻，已分辨不出誰才是這個世界的主宰？

凱旋回歸的時刻終於到來。

阿祥壓低車身，繞了一個九十度的大弧，率先越過陸橋，切入市區的核心。這一刻，他內心感到無比的驕傲。

沒有人的街道仍然閃爍著它自己的光，激昂的心依舊沸騰著。快速晃過，街燈流溢成光的弧線，細長的光在空中震盪。

光是這是個城市的血，砰砰鼓動著心臟，而機車引擎是他們的心臟，他們讓心貼著心，相信自己會找到同類，相信颯起的夜風會把煩惱吹走，相信最終會有個純粹的地方屬於自己。

然而，真正的歸屬之地始終沒有出現。

他們經常變換集合地點，每次都走不同的路線，筆直的大路他們走過，不時也刻意穿進市區的大小巷弄，在大路上馳騁是痛快，鑽進小路是為了種幼稚的叛逆，越是被侷限的時候，越是想挑戰限度。哪怕限度越拉越大，超過自己的極限——只是，若太過熱衷於同一件事，有時，是必須付出代價的。

撞摔的當下，阿祥腦中一片空白，緊接著四肢與身體傳來劇烈的疼痛，也讓阿祥痛到無法思考。昏迷前，阿祥只記得拿手護著頭部，心想，飆個車，若摔成傻子就太不值了……。

醒來後才發現，腦子是護住了，但左手卻犧牲重大，一道深可見骨的傷痕怵目驚心，阿祥躺了很久再加上復健，整個人花了幾個月才從車禍裡活過來。好友當時和阿祥同騎一台車，他傷得較嚴重，腕骨骨裂，臉跟手也都骨折，阿祥去探望他的時候，彼此都沒有什麼話想說，放下母親替他熬的湯後，阿祥就默默地離開了。

對於追求速度的快感，阿祥沒有太多的恨，他不是第一次坐朋友的車，不是第一次在夜裡和風競逐，他們也不是第一次翹課抽菸，窩在一起改車、虛度青春……。

一群年輕人那麼多次在夜裡遊走，總有踢倒鐵板那一日，只是他們不想認清事實，非得等到事情逼到眼前，才願意坦承自己的敗落。



「你還記得銘哥嗎？」

小彤冷不防地說出一個足以撼動阿祥的名字。

怎麼會不記得？對他們來說，銘哥可說是引領著他們走進夜世界的鼻祖。若不是他，這群乳臭未乾的小屁孩，根本還搞不清楚機車究竟是長怎樣？騎了車，也不知道該往哪去玩？

「怎會提到銘哥呢？」阿祥聽不出小彤想表達些什麼。

「我這輩子只跟過銘哥一人，十七、八歲的，就和大上自己一輪的男人結婚，差點和父母斷了關係。」阿祥點了點頭，半句話也插不上。小彤繼續說：「銘哥啊，滿腦子只裝著機車，外人不知情，以為他所有事都依我、順我，但其實就是半點想法也沒！而我，卻偏偏愛上那男人。」

「可是，我們都覺得銘哥對小彤姊很好，還羨慕得很呢。」阿祥覺得納悶。

「我也沒說他不好啦！不過，就是少了點該有的責任。」

「責任？」

小彤一語道出了阿祥內心最隱晦的痛，儘管，她意指的是銘哥。

此時的阿祥已非多年前那個無知少年，但責任二字聽入他耳裡，不但諷刺，而且還多了些警惕的意味。

「銘哥的生活，除了機車，就是夜裡帶著你們去飆車。而我呢，只是他孤單時才偶爾想起的伴而已。和這種人生活在一起，我甚至還天真的以為只要有了小孩後，一切，就會改變。結果……」小彤語中帶著些許不滿和無奈。

「不然，我們說說別的事好了。」阿祥亟欲想轉換話題。

看著阿祥急切的模樣，小彤反倒覺得逗趣，她像在安撫小孩，摸了摸阿祥的頭後，故意調侃他：「難道你不想聽聽之後發生的事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其實，也不是什麼秘密啦。」小彤接著說：「只因賭氣，我瞞著銘哥拿掉了孩子，一條小生命就這麼在我手裡毀滅。為此，夫妻倆差點鬧到離婚，到現在，我仍相當後悔，不知何時？才能為自己過去所犯的錯，好好贖罪。」

「接下來，就發生摔車那件事了，是吧？」阿祥總算理清了一些頭緒。

「嗯，或許他比較適合活在過去的年代吧！」小彤隨後告訴了阿祥一段鮮為人知的過往，是關於飆車的一些陳年舊事，時間，約莫在民國七十年代的尾聲：

那時，只要一到周五深夜，台一線縱貫路嘉義往水上路段搖身一變，瞬間成了飆車競技場，不僅號召到全台各路車友聚集，同時吸引了成百成千的民眾朝聖看熱鬧。而飆車的起點——北回歸線，也成了另類地標，連媒體都爭相報導。

公路飆車這事銘哥其實並不陌生，他的父親，亦是飆車、改車的成員之一。

好幾次，銘哥吵著想和爸爸一同上陣，但想也知道，父親怎敢答應，簡直是在玩命。

直至省道飆車的浪潮消退後，銘哥依然沒能如願。不過，他的激情與熱血，卻在多年之後夢幻般地實現——銘哥接手經營家裡的機車行，同時，招來了一群邊緣少年教他們改車。

此後，車行成了少年們取暖群聚的地方，銘哥更是所有人最信任的大家長。沒多久，阿祥也加入了這行列。

「很懷念過去和一群死黨在店內修車改車的生活，是不是？」阿祥靜默坐在一旁，此時，他沒有任何立場反駁小彤所說的話。

「也好，人若一死，就沒什麼好埋怨的了。我曾想過，銘哥過去的所作所為，我是否也該代替他扛些責任？」小彤沉重地結束對話。

凡事，總有行至盡頭那一日，只不過，銘哥選擇了用生命，為自己畫下玩車的句點。沒有懸念，也不拖泥帶水，要說有什麼遺憾，也許，就是喚醒了阿祥的一場夢。



不同於需要角色扮演的工作人員，參與夯枷活動的民眾，只要完成報名，就可以跟著城隍爺的夜巡隊伍繞境。至於先前招募的那些義工，有的需要扮演成官兵、捕快，有人甚至要扮成囚徒和惡鬼。其中，當以「劊子手」最為吸睛——紅色背心開襟坦腹，胸上無毛的人還要用眉筆補上一些，肩扛大刀、表情威嚴，身材如果沒有一些「存在感」的人，根本無法擔當此重責大任。

人潮格外踴躍，阿祥的心也跟著浮動起來，小彤瞧阿祥湊熱鬧，看得興味盎然，竟差點忘了她，於是，趕緊過來拉阿祥衣袖提醒他是時候了。

穿上捕快服飾、畫上彩妝固然新奇有趣，但戴上紙枷，低頭懺悔的角色反而比較適合阿祥。那些綿長的、躲在陰影裡的罪愆，並不能在拖長的時間裡消失，反而越整越疼，是總有一天要拔出來的暗刺。

從小，受到大人影響，長輩們從來不允許阿祥做任何不吉利的遊戲——不能把被子疊成長方型，因為像棺材；不能把布蓋在臉上，因為他們不覺得那是新娘的蓋頭，而像往生者的白巾；不能揮刀砍頭、不能彎指說死……。

不能、不能、不能！不能做的事情太多了，包括用繩索綁起自己，假裝手鐐腳銬，把自己當成囚犯。

而夯枷，彷彿就是這樣，逆反所有吉祥意味的一種挑釁——把自己放到一個極低極低的位置，給自己戴上枷鎖、公開遊街，說自己有罪。

夯枷的隊伍在廟前集合，聚集的人潮讓現場宛如一場錯時的派對。這樣的氣氛，甚至吸引了異國遊客也來體驗這樣的風俗。有的宗教觀點，認為人生來有罪，其實人無完人，隨便找找，都能從自己身上找出一些毛病、過錯，要人在神明面前低頭，倒也十分合理。

人潮裡，不知有多少人是像阿祥和小彤這樣，自覺犯錯，需要被救贖。

像小彤這樣的氣質美女，一直單身，總是會引來一些隱晦的揣測。阿祥不曾迷戀她，他始終以為，小彤絕不可能接受一個年紀及個子都比自己小的男生。

儘管如此，阿祥仍明顯地發現到，小彤對於孩童，特別熱情溫柔。阿祥曾以為她天生喜愛小孩子，但從沒想過，其實是另有緣由，他終於理解。

紙枷戴上之後，小彤的眼神變得低鬱深沉，常在她身邊的人，很容易察覺環繞在小彤周圍的低壓是多麼強烈。即便她說話、行動如常，仍有一絲和尋常不一樣的氣氛。

夢在哪裡呢？母親忍耐阿祥的放蕩與頹廢，從翹課那時起，她可能就在忍耐，以為他到處迷走，總會回到正軌，看阿祥受傷了，母親也不忍心責備，細心地照顧他，沒有任何一句怨言。

復健期間，阿祥過得毫無目的，每天只想著自己差點廢掉的手，和失去的行動的自由。

直到阿祥聽見母親和別人通電話，才發覺自己毫無建樹，就連手術和之後的治療，都花了家裡不少錢。阿祥受夠自己的沒用，想著這世界上不可能沒有自己能做的事，他到處搜尋打工的機會，想離開家，喘口氣，不要整天看見母親溫柔的臉，不要再去想朋友的事。

就在這時候，小彤姊的店門口，貼出一張徵人啟事……。

許多人都曾叛逆過，但並不是所有的叛逆都源於天生。阿祥住院那期間，小彤也曾探望過幾次，她很同情阿祥的母親，總想幫點忙、盡份心意，卻始終尋不著合適的出手時機。

出院後，小彤得知阿祥的現況，正好，早餐店剛開業，缺幾個可使喚的人手。於是，她親自找了阿祥商量，動之以情，適時地拉了他一把，也算是搭築了一個台階讓阿祥下。

紙枷戴上時，阿祥腦中浮現著母親和好友的臉。之所以沒有拒絕小彤姊，或許正是因為阿祥心裡也渴望著母親的赦免——阿祥的種種晃盪必然消耗了她的時光，一個母親義無反顧地照顧孩子，不管他長到幾歲，對母親來說，可能永遠沒有放心的一天，阿祥卻如此令她失望。

而對於好友的傷勢，除了祈福，他也沒有什麼能做的。

小彤在懺悔什麼又或者需要怎樣的贖罪，阿祥沒有再開口問，兩人並肩走著，融入夯枷的隊伍裡。

緩步走在阿祥曾經狂飆過的街道，那些景物依舊，如今，在夜幕裡更加清楚地顯影。路邊的建物曾在機車快速移動的視野裡糊成一片，現在卻幢幢聳立，像譴責一樣朝著阿祥壓來。

人群延滯了去路，阿祥的腳步也越走越慢。隊伍前頭傳來鞭炮的炸響，鑼聲鏗鏘，曾經，阿祥把夜街當做自己的疆域駛過，尋常的夜色成為掠過阿祥耳邊的風，而今阿祥戴上枷鎖，跟在城隍夜巡的隊伍末端，曾有過的那些空茫生活，在別人眼裡，也是遊魂罪人嗎？

鑼鼓聲漸歇，哨角緊接著拉長低鳴，前方想必正在進行下一階段的儀式，有風掀起他們的瀏海，把音樂聲清晰地帶到他們周遭，阿祥和小彤不約而同地抬起頭，眯眼看向前方，前方吹來一陣破開渾沌空氣的清涼風。